

遺山先生文集

九

新學齋

PDG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九

碑銘表誌碣

顯武將軍吳君阡表

君諱璋字器玉姓吳氏石晉末有官獻州從少帝
北行者又自遼陽遷泰州其子孫遂為長春人六
世祖匡嗣遼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陳國公五世祖吳咸雍十年刘霄榜登科仕未建
而歿四世祖敬良潛德不耀子讓東頭供奉官贈
安遠大將軍即君之曾祖也祖鐸閣門祗候金朝
天會中左班殿直考德元貞元中監噶縣烟火公

事贈明威將軍妣傅氏濮陽縣太君君即明威之
元子也生七歲而孤養於其姑樂亭齊氏稍長即
能自樹立大定十年以廢補官歷遂城滿城四務
酒官明昌四年調保州軍器庫使改太原大備倉
副使泰和初以六品諸司差監歷城稅課最迂濟
南軍資庫副使轉鄧州草場副使會錄事缺員父
老狀於州請君攝司事不期月政成郡人以吏能
稱焉衛紹王即位用大安需見官顯武將軍騎都
尉濮陽縣男食邑三百戶因為所親言吾猥以賞
延入仕將四十年得不償勞寧不自知徒以先君

子蚤世不及通顯故強顏末秩耳今品及列爵當
預追錫之典生平之志畢矣今不自止欲何求耶
乃投牒請老武勝節度高侯雅知君勸止之曰選
法廢子五品例入一差隨有起擢君淹筦庫久能
少忍之且當被百里之命何求去之決耶君不得
已起調得監方城稅到官不數日以崇慶元年五
月二十五日春秋六十有五終於官舍君資孝友
姑氏歿哀過所生識者以為生長見聞宜有加於
人者為人誠實樂易重然諾輕施予有以急難來
歸者必極力營贍之以故家屢貧然不卹也少日

酒不能亂中歲以止飲自誓賓客過門歡宴彌日
不見情容人尤以此多之身歿之日識與不識皆
為之嗟惜名士赴吊者數十人其得人心又如此
夫人某郡張氏閨門肅睦有內助之効封濮陽縣
君後君二十年而歿子男二人長仲侃忠顯校尉
次仲傑鄧州教授孫七人曰綱曰維既冠而卒曰
綽曰綰曰續曰紱皆早卒繼僧未名仲傑將以某
年月日奉公之柩歸祔於大吳府宛平縣玉河鄉
黃村里之先塋歲甲辰冬予過洛西仲傑涕泗百
拜以墓碣銘為請仲傑學為通儒德為善人殆維

其有之是以似之者乃為論次之并用予之所感
為作銘其銘曰

我足天衢被責守閭我器函牛彼求柱車論族
膏腴卒不能以自濡莞庫之須仕無他途選部
一拘同滯賢愚然則前日之所謂任子者非敝
法也與

忠武任君墓碣銘

前泌陽令任嘉言亨甫狀其考忠武君之行涕泗
百拜謂某言先君子棄養十年惟是轉徙南北不
得以時安厝今北還矣期以明年春勉卒大事墓

當有碣碣當有銘敢以譔述為請某於亨甫有州
里通家之旧不可以不數粹乃為論次之并著予
之所感焉按任氏世為汾陽人有諱才珣者登天
會六年進士第由洪洞令入為尚書省令史皇統
中坐吏部田侍郎款之黨歿於貶所曰初為朝廷
所倚用慨然以分別流品慎惜名器自任群小積
不能平造作飛語構成大獄鍛鍊田以下伏首惡
者八人以敢為朋黨誣昧上下擅行爵賞之權皆
置極刑自餘除名為民杖決徙遠方者又二十八
人明昌初始蒙昭雪洪洞預贈興復朝散大夫生

子微以廢補官監惠民司君卽惠民之元子也諱
德懋字君範資稟醇雅有受學之質弱冠就舉屢
為鄉府所薦惠民蚤世事繼母無間言泰和南征
以良家子被推擇署軍中千夫長積官忠武校尉
已而羅歸閒居鄉里愈更樂易雖在愚幼皆知其
為善人君子嘗為人言先大夫以直道立朝橫破
羅織自明昌昭雪之後右丞蘇公而下凡二十有
六家往往將絕而復續稍微而更盛吾知吾子孫
必不獨為神理所遺也乃力課享甫學其後果以
正大庚寅收世科 鄉里榮之中歲之後即置

家事不問惟日誦般若而已積習既久靈應昭著
休咎多前知之避貞祐之亂於鄜於京兆以天興
壬辰五月十有六日春秋六十有七終於鄧州之
寓舍臨終遺命以所誦經內懷中續息定家人發
哀良久復開目云經安在家如言奉之怡然而逝
其明了如此先娶柳氏再娶劉氏子男三人長郎
亨甫次震亨鼎亨皆早亡女一人適士子白李昌
皆柳出也亨甫以某年奉君之柩祔於郡西南洪
哲里之東原嗚呼朋黨之禍何其易起而屢作也
宣政之季蔡京呂惠卿輩至指司馬丞相為元祐

姦黨魁列其姓名著之金石自謂彰善癉惡可為
萬世臣子不忠不孝者之戒碑石甫立隨為雷火
所擊惠鄉等俱大禍將及乃赦黨人死者復官流
徙者復還自今觀之元祐黨禁不過追削竄逐禁
其子弟不得至京師而已曾不若皇統之禍之慘
也余嘗深求譏夫之心而後知譏之所以為病者
蓋心魄旣喪粹為謾疾所乘嘗糞為甘嗅足為香
口鼻耳目皆失所守而不自知謾疾不已矯亢忌
嫉合而為聖癲始於天地一我卒之古今一我敢
為大言君之不疑造大謗起大獄視正人端士若

有血讐骨怨期必報而後已苟可以售其術雖殺
身滅親亡人之國有不恤焉者余觀於成敗之變
多矣自有天地以來未有食人而不為人所食者
凡為讒夫者其才智類出於人遠甚寧不知事有
必至理有固然乃今至於殺身滅親亡人之國而
莫之卹焉者獨何歟殆受病既深至於中風狂走
雖和扁操萬金良劑亦無如之何耳古語有之憂
心悄悄愠於群小又曰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
又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者蓋聖人之所惡又其所
甚畏者也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姦人敗交亂

四國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不有人禍必有天刑生
為天下所咀嚼死為海內所痛快唯遺臭無窮是
所得耳蔡呂諸人欲以黨議誣天下士而天下反
以不預溫公黨為恥又欲以黨禍絕士大夫之世
而後之名鄉才大夫賢宰相皆出於黨人之門然
則為朋黨之論者其亦未之思歟銘曰

善為言先壽為福元有子而賢卒歸骨於九原
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吾得推其源至於人衆勝
天而天定亦能破人者盡當以家為知言

信武曾君阡表

已酉秋九月予以事來燕都行臺叅佐曹侯椿年
持其先人信武君事狀再拜涕泗為予言往者過
太原嘗以宗人益甫咫尺之書之故得見顏色時
先人始就安厝欲求阡表以昭示永久而未敢也
側聞從者在燕將往拜之而邂逅於此今願竊有
請焉案事狀益甫所撰益甫予同舍郎其言可信
不妄且曹侯之意甚賢故為次論之君諱元字長
卿曹氏世為隰州隰州之以黃雄鄉里者累十數
代矣曾大父秀妣張氏大父繼純賢而有文以善
人獲稱妣郭氏朱氏何氏朱氏宋朝散大夫某之

女父鎮資仁厚有士風妣靳氏張氏生子五人君
其第五子也齡齒受學年十二孤初父病革獨念
君未有阿立殊以為憂及父沒君持喪如成人未
幾母卒勺水不入口者累日廬墓側至終喪鄉黨
稱焉其後兄弟析居君力學自奮不數年博通經
傳以至陰陽醫藥法理之學無不精至為人謹厚
舉動不碌碌喜賓客好施予周急繼困不責報謝
郡長吏而下皆推重焉兄楨既老君事之惟謹疾
則躬侍湯藥存拊諸孤更為調贍有問之者君不
聽曰鄉人不能自存者且當救之况兄之子乎貞

祐之兵關州破群不逞之徒乘亂剽掠君具牛酒
集壯士得千人約曰吾州被兵惟州倖獨存今逃
匿他境吾欲與公等立州事迎倖以歸可乎衆曰
諾乃安集境內還倖於州群黨破散遺民賴之以
安有欲推君為官長者君義而却之明年大飢民
無所於糴君出所餘以救餓者全活不勝計而初
不一錢取也興定己卯秋八月二十四日將適終
陽遽疾終於途春秋四十四夫人霍氏同郡撿法
某之女閨門肅睦內助之力為多君歿之兩月州
乃陷盡室被俘惟椿年調官京師夫人給兵士言

我主婦罄財所在當盡指侶餘人何所知以故家人得少寬夫人私語之曰若等自為計吾老矣終不能苟活以重吾兒愛遂俱兵士至其家正色言曰吾家父子皆食官祿吾殺身以報可矣財豈可得耶兵士怒縛之夫人罵不絕口而死生子三人長郎擣年次松年大年一女嫁郡人周惠今為真定叅謀擣年大安中出粟佐軍杜為綏德令階玉品得贈君信武將軍某縣男夫人縣太君松年大年俱以兄廕抵候承奉班諸孫皆尚幼孤子等實以己亥十一月十有九日葬君某里某原之先塋

夫人祔焉銘曰

孝子之志慈且祥仁者之勇直且剛衣冠堂堂
百夫之防無移官之階而有為政之方施於閭
門義存義亡凜凜皚皚崑玉秋霜基石有銘德
昇潛而光我卜曹宗借隰川其未央

神道碑銘

公諱惟忠字孝先涿州定興人大父恩父順世為
農家而以義俠見稱公資稟沉默見於童幼及長
驍勇善騎射志膽堅決輩流中少見其比衛紹王
大安初北鄙用兵良家子有以戰功取階級孝示